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

明 程敏政 撰

序

心經附註序

西山先生真氏文忠公嘗摭取聖賢格言為心經一卷首危微精一十有六言而以子朱子尊德性之銘終焉走每敬誦之盖儼乎若上帝之臨聖師之在目也然尤疑其註中或稱西山讀書記而凡程朱大儒開示警

切之言多不在卷意此經本出先生而注則後人雜入之故邪齋居之暇謹為之叅校且附註其下而識其首曰嗚呼人之得名為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顧其操縱得失於一念俄頃之間聖狂舜跖於是焉分其可畏如此古之人所以為涵養檢防之計者至不敢徹琴瑟而簽箴儆於左右使體立用宏顯微不二用底於希聖希天之極功有以也聖學不明人心陷溺寄命於耳目騰理於口舌狂瀾莫回變怪

百出將有淪於異類而不自覺者此先生之所深悲而心經所由述也然則學者宜何所用力而後無忝於人之名哉盖嘗反復紬繹得程子之説曰天徳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内涵養直内是本朱子亦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然則是經所訓不出敬之一言故附注之中特加詳焉豈敢以是求多於先生之書哉圖置心於聖經賢傳之中為研窮熟復之地云爾追惟先生生

宋之季時方以心學為偽乃獨與鶴山先生魏文清公慨然以程朱為師直探此心於千載之上得之深居之安嘗為大學衍義上之講筵思格君心復隆古之治志弗克遂而前此論者至有真小人偽君子之目蓋道之不幸如此雖然先生之心雖不白於當時實有企於後世若此編者豈非障川之柱指南之車燭幽之鑑大有功於斯道而造次顛沛不可忽焉者哉晚生末學何所知識輒手録成帙以告同志者願相與畢力於斯

慶致政同守李公八十壽序

無所積而獲聲實於天下烏有是理哉積土而為山積流而成川積德而獲壽與福一也世豈無壽與福者而不必其德之能積則予之說將無窮乎是大不然山必積土而高水必積流而深人必積德而高壽遐福從之常也君子之所貴也突焉而山於平地潰焉而川於大陸見者必駭之以為怪也惟壽與福之於人也亦然幸焉得之而不懼偃然居之而不慚是豈足貴於君子哉

若常德同守李公之獲壽與福可以驗理之必然矣李公世家濟南新城其先之所積甚遠至公以經術發身知兩邑佐一郡急公家之務而利惠其民人其心甚仁其施甚博雖古之循吏不是過於是奉檄署府事者一被薦而受旌異之典者再年未老而慉然乞身思以其有餘者遺後人蓋逍遥林下與造物遊而不自知其壽之八十矣若李公之所積豈淺之為丈夫者可得擬哉公有子六人其仲曰宗仁起進士甲科歷監察御史以

忤權貴人被謫不屈值今上更化初迭起知徽州事存心制行一以公為師而宗仁之兄為醫喜濟人其弟齒胄監負才氣其餘之為昆季者皆各有所立以益承於公之後則其所積者益衍而益長譬之山焉愈積則愈崇將極于天譬之水焉愈積則愈大將匯於海由是毓靈秀以蕃衆植普潤澤以惠下土皆理之常不可誣者吾知李公由玆以進於期頤之域享諸子之養而膺金紫之封見之者興起聞之者企慕將有不一之書使人

知實厚而聲宏見貴於君子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噫積善之語著于大易積功之説周典載焉人豈可不力於善而自處於無聞之列哉今太守公將入覲於朝公之誕辰在明年正月九日便道山東上堂稱慶而不佞於太守公有一廛之惠故緣其請論其所積以壽公而因以為世之勸焉

壽吳君世美六十序

予甞過歙之溪南見其山秀而水姸其間土田沃衍園

池宅榭占幽而擇勝者巷陌相望盖吳氏世居之吳之彥曰世美君尤以勤生植家亢宗睦族著令聞於其鄉時雖不及訪君然心識之甚久邇者北歸道清源因識君之從弟以時及君之子本中兩人者率以鄉人子弟禮予言温而貌恭業商而好儒有大家鉅族之風矩以時嘗得詩若干篇以壽君請予序盖諾之而未及為也乃歲之巳酉五月十三日實君始生之辰而其壽則六十矣於是以時復以書來速予不得辭焉夫古之人以

百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蓋人至六十始足言壽顧豈可以無慶哉卿大夫因射而行鄉飲酒之禮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示尊於一鄉不特一家也先王因視學而行養老之禮則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致優于一國不特一鄉也然則壽至六十而人之所為致賀者非彌文已之所為受賀者非侈心皆古之道也予雖不及悉君顧因其弟以占其兄因其子以占其父知君之壽必且有大焉者乎然竊有進於君者古之人

豈徒壽之云爾年彌高德彌卲則由六十而踰七望八以底于期頤歸然為溪南之望則地益勝而族益華予言將益有徵焉蓋不必貳膳常珍而三賔之尊六豆之奉卿大夫之所舉行者今猶古也不必養于學杖于朝而肉帛之賜命服之華聖朝曠典所以申稽古養老之令者亦時見之予不佞輙先為之執筆如此而與鄉人共拭目哉

程氏節壽堂序

凡吾族之老而壽者必需予文以頌孀而節者必需予文以白盖壽者人之大慶節者人之至行故有求者必欣然應之然壽者什九節者什一節而壽者益加鮮焉是豈可不頌而白之以為吾族之勸哉槐塘族人泰亨甫之配朱孺人出於堨川右族年十六來歸于程門内之事無不盡禮而又有高見遠識舅姑竒愛之其大者則捐巳之奩具以助夫子復祖壟之見侵者族人迨今能道其事不幸中道夫客殁於廣孺人誓死不貳教育

其四子一女皆克有立而今則年六十矣四男者曰輪亦早世曰恩曰轍曰軾一女適岑山江氏之子諸孫繞膝而轍為邑庠生力學亢宗業將有成恩軾協心以植其家而業以裕由是族之老者無不稱其為婦少者無不敬其為母乃以其設帨之辰在二月九日將合慶之以文見屬噫壽出於天而不可必節本乎性而不可渝惟其渝者多而後有不可必者矣節而壽焉豈非天之有可必者乎槐塘之族與予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其族

又得宋丞相文清公而重昆弟子孫號為四府泰亨出
舊府之後予嘗過之文獻之風慈孝之澤百世如新蓋
有非他族所及者然則朱孺人之節行雖本諸天性之
美由於姆教之素而名門碩宗家規閫範之懿相胥而
成相觀而善豈得謂之無助哉跡是以往由六十而耄
耋底于期頤年益高心益休體益強德益劭享滫瀡以
為養撫曾玄以為樂一鄉慕之六親宗之將自兹始蓋
仁者必壽作善降祥天道之公不可誣也頌而白之豈

直一家之私言而已

慶封監察御史謝公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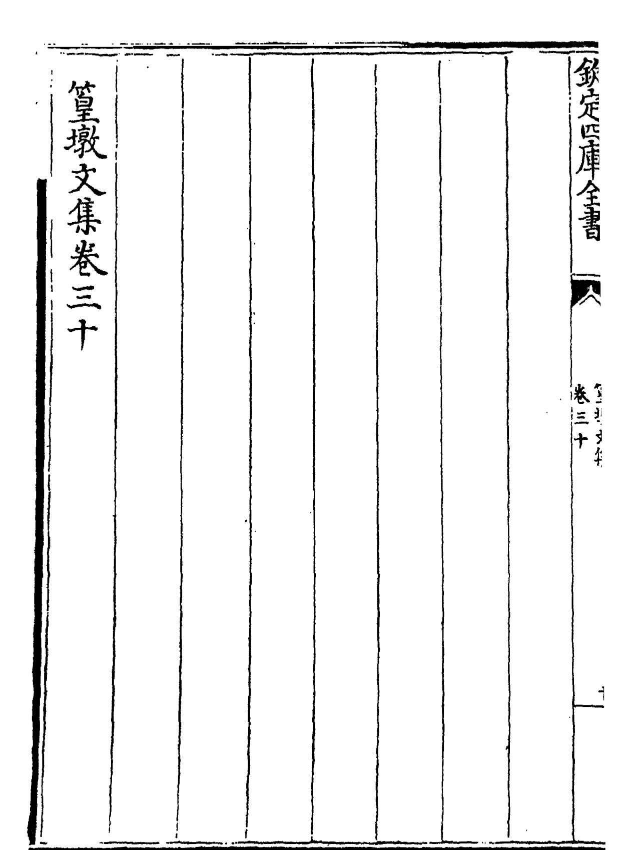
尚齒與養老之禮蓋通於四代由朝廷達乎里閭故當其時禮行而俗厚降及後世先王之制泯焉其所見者鄉射而已然里閭間相與為壽則情殷而義縟豈非老老之道自古已然而禮之在人心者自莫能已邪祁門謝公之壽七十也其子壻休寧李瓊於予為同邑請一言以壽公予不獲辭蓋嘗聞祁門之謝出晉太傅遠有

端緒其在元季有玉泉先生俊民者一時宿儒予每誦其遺詩知其為志士而阨不及伸者至公復以簡靖之資敦樸之行嗣其世風而公之子監察御史瑩又於不佞有友道焉為之嘉羡曰七十之年昔之人以為古稀者豈不誠然哉禮仕者七十而致事休者七十而貳饍燕享之則七十者養於學優崇之則七十者杖於國盖所謂尚齒與養老之禮如此若今謝公雖不必仕於朝而天爵在躬被恩封之典多冠繡衣足以輝林丘而重

門閥雖不必養於學而祿養之榮比於貳膳雖不必杖
於國而行坐先一鄉足與正大賓大席則公之所以致
壽與瓊之所為壽公者雖曰親黨之私而於勸善敦俗
之助豈不兼有所得哉自今以往公心日休體日康侍
御君之清才儁望躋華履亨日遠以大則恩封之來益
崇祿養之入益豐常珍之所以侍八十六豆之所以奉
九十者公雖欲避之而有不能者矣雖然祝其年者非
有以致隆則不足以盡老老之意禮稱百年曰期頤蓋

人壽以百年為期而老者飲食起居動作無不待於養也綺席肆陳春酒在酌惜居異縣不得預稱慶之末輙援古典而以是期公焉庶幾瓊之情為能有以盡其萬一者乎公名用和其所居之地曰賜原其大父曰贛州知事子周其父曰處士顯光其弟曰武陵縣尹用傑公之先配曰章君繼配曰王君章有子三人其長侍御其次曰光曰魁有孫二人曰鳳曰麟先生生之辰在歲之三月十有二日瓊之所道如此是為序

[illegible]



篁墩文集卷三十

篁墩文集卷三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序

奉送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賈公致政榮還序

弘治六年冬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東鹿賈公凡三疏乞罷政歸老上不許嗣歳春復上疏辭益堅乃許之詔給驛還鄉有司歳給禄二十四石及從者四人公時以告在家得旨起謝卜日就道侍郎徐公謝公率僚屬設祖

悵都門外而以贈言屬予予忝辱公知歲時還往非一日雅亦將有以為公贈者惟中古以來士鮮自重年及而不知止必俟乎謫于言斁于事厭薄于人而後行使上下之間不能無憾豈古今人誠不足相及爾邢公事英祖憲考暨今上自御史歷佐外臺進都憲少司空正位六卿兼輔儲極所廵歷則南抵淛西至陜走山東西河南北又奉璽書督三關鎮靈武視畿甸足跡半天下匡時之策活民之功禦侮之績彰彰在人口不置其長

冬官最久綏羣工省邦費繕太室而與大政其勞多其
勲著樸茂之行介慎之節始終不渝殆近所未有也然
公以守邉苦寒得末疾不任朝謁顧其精力健且未及
引年之期坐理省事無弗可者而章上至再三得請乃
已葢保晚節而不貪其所可止者古大臣之義也聖天
子以三朝舊臣不可釋故於其告歸也優詔慰留至四
請而後從之班公廩以佐其養畀從者以給其勞恩有
加焉葢示殊禮而不强其所不能者古聖王之仁也義

盡則事上之禮得仁洽則逮下之恩溥若是者固非繫一人之重輕而已東鹿去京師六七百里安車坦途不日可達鄉之父老子弟奉几杖而候謦欬者絡繹于庭寧不嘖嘖歎曰視有所適數厭溥而後行者賢不肖遠矣其歸榮哉比使後來者知自重而以得為戒其為士風之勵不又多乎哉予不佞嘗備員史官竊窺公之所以事上與上之所以待公葢千載一時不可弗之紀也故因二公之請不辭而書之乃若釋軒冕之羈而獲田

闕之適如鏡湖香山故事此便私計非所以屬公也

都尉周公贈行詩序

予嘗讀雲漢之詩仰見宣王之謹災恤祀省躬憂民其一念之誠至於易災為祥更歉為豐使主德盛而國步亨雖去之千載誦之惕然如生其時感其事者又因以知其臣若仍叔之為賢而詩之教可與政通不誣也乃弘治七年春言者以南京帝業所基而去冬有風雷之警宜命一大臣奉奠孝陵禮部為之覆請上凜然是之

顧在廷之臣以親以賢蓋莫有踰于駙馬都尉周公者乃為告太寓省悆至意副以香帛致齋臨遣又賜璽書飭其行蓋儼如皇祖之在宫也於是公頓首陛辭即日就道凡朝之大夫士自尚書倪公都憲大理二屠公給事孫公以下多形諸篇章為贈而平江伯陳公屬予序仰惟聖天子謹災恤祀省躬憂民之心宣王之心也在廷同德之臣於公之行而有贈言之舉意擬于仍叔雖古今異時聲律異調而願忠與善之情一也吾知公晉

謁太寢之下精恪一心以達帝命俾我皇祖降監聖天子孝誠而孚佑之諸福畢臻海㝢清晏視宣王之盛德大業儷美無極後之誦其詩者知親臣之中有賢如公焉是宜序之以申警于執事者公號草庭嗜書博雅喜為詩茲行也周履山川而感于聞見亦必有不能已于言者復命之日予將請而觀焉則公之所以副隆委而增重使華者益可徵也

贈貴州按察使汪公序

弘治六年秋七月三日實今上皇帝聖誕之辰凡方嶽大吏悉表上京師以慶而山東按察副使新安汪公希顔實預在行公抵東昌而得報云有旨已進公貴州按察使矣至京師陛見之明日始入謝慶禮成而後入辭往赴任焉監察御史謝君廷猷諸予言曰前此七年吏部嘗進擬汪公山東按察使不果乃令以副憲有令命焉凡知公者孰不為之喜而況有桑梓之義者哉是宜有言為祖道之贈敢以請而予於公有婣好不獲辭則

告之曰凡吾人之所以為公喜者豈不以其滯之久而亨之難哉古之典銓若任資格若裴光庭或失之固不執例若寇萊公或失之通仕途蹺蹺非一日矣而中世以來益又不然意在資格則曰是豈可以奈令甲哉否則曰是其人之才智宜擢之不次也蓋一切以造命自任故滯之久近與亨之易難誠有非輿論之可預料者矣雖然士豈以是易其平日之所操者哉其滯也不以戚取安吾分而已其亨也不以喜懼吾職之弗勝也夫

如是則君子人矣滯之久亭之難若吾希顔亦何有所加損於其人哉希顔自進士入刑部為主事員外郎出僉憲事以副以長歴閩楚山西東及今貴州前後三十年足跡半天下凡難決之獄難集之事經希顔者決之明集之勇益不知幾何髮雖亦漸變而志愈健識愈精政體愈熟刋當一道提刑之首任可以專行獨濟者哉吾見其職之克舉無難也貴州去京師西南萬里所轄皆羈縻州郡近方詔邉帥出兵伐叛夷其地弗靖者數

歳希顏往哉展布其才猷以佐軍實振風紀綏遠人用副上之寵命而答公議之少伸者名位𨳩來將自茲始士為公喜且有甚焉大抵久滯而大亨者數之常也人固莫如之何也亦求為君子而已矣

贈四川按察使洪君序

弘治癸丑秋七月江西按察副使錢唐洪君宣之以賀聖壽而來道中得邸報云以薦得旨進四川按察使矣君猶到京師禮成而後陛辭赴任於是時鄉人翰林侍

讀江君文瀾修撰李君子陽以君之進擢實異數不與常選者等宜有言為祖道之贈而屬之予憶在成化乙未科先皇帝策士于廷予備員受卷洪君之名已當首選輔臣以鄉曲避嫌置二甲第三聞者莫不惜君而予親見其事每每歎士之出處恒有數默存其間豈人所能置力哉君筮仕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中嘗兼署他司或按事四方其才之敏識之通所操之公上官實倚之而同列要自以為不及也吏部嘗進擬大理丞不

果有江西之命久之江西人無不稱其賢吏部又進擬大理少卿不果而有今命葢自舉進士及玆十有九年矣凡其學所成志可行者或佐其長或專達于上而洗宼澤物之功及乎人殆不可縷數才猷所積聲聞所施如水湧山出宜其致位三品當一面提刑之責而有今日哉中古以來士或阨于權要而不得行或廹于衰晚而行不逮或困于讒忌而無可行之地雖顔學伊志固莫如之何也使君以策士居首選優游乎翰墨之場逥

翔乎班行之間於自暇自逸如退夫如處子則有之矣烏能使其學之達而志之弘有若是之燁然者哉夫刑聖王之所重也昔穆王命吕侯訓刑四方所謂司政典獄者非今十三提刑之任邪然先儒以布刑廸民舍臯陶而稱伯夷為探本之論則今之長提刑者豈可不以是為監哉蜀去京師最險遠其訟之難理與其吏寛暴廉汙之難于舉剌從昔已然吾見君之學與志將大有所作為以上師古人而求以副今天子汲汲用君之意

崇階懋賞以顯君于異日者人豈能復置力其間乎然予竊有告焉葢嘗以謂顯不顯數也守其學堅其意始終一致而不以時為前郤則不可諉之數矣君寧不悲乎是而予不能不有言者亦愛助之意哉

贈康君名和赴曹州判官序

弘治六年春予自新安被名入京鄉友國學生康君名和亦將謁選上吏部得聯舟以行葢抵京五月有曹州判官之命予往賀于寓邸君作而有懼色曰某不佞承

父兄之誨亦思有所樹立而十試場屋弗利今且倦矣試吏大州甚恐無以稱塞為人佐者之責惟鄉先生何以教之予曰君烏用懼是而需人言之為重哉吾聞之養之深則施之大困之極則亨之初也君之先子以進士甲科授主事歷户兵工三部知辰州府為時聞人廸諸子以問學而斥紈綺之習由是君之兄用和自監察御史歷禮部侍郎大顯于憲宗之朝君之弟致和為學正鄧州嘗典文衡京闈薦新安以世經名一時者必曰

祁門康氏而君數奇不獲蚤以其才見晚乃出佐一州殆所謂養之深困之極若憖然其據者不足以盡所志其從者不足以當所畜以勢觀之宦履之亨宜自兹始而猶若有懼色然者謹其小則大者可以馴致持其初則其終之保而不渝可知也曹肆究府轄二邑地千餘里在前代號富州嘗以建宗藩領節鎮而近世以來數罹水患按行之臣與上官分司者輿馬旁午文書委積雒州有長貳任其責而判官實均其勞事成則譽與而

數則咎至非操慎而力勤者亦未見其有濟也然則君之作而懼者亦誠有見於是而非養之深困之極者殆不足語此也君學熟于春秋既足以應變而政典文式出于家庭者又足以得師吾見君之所施者日大以成名與位升上顯其親亦儷其凡向之所自懼者終更以自喜而不腆之言其何足為君之重輕也哉雖然辰州使君先友也予不及奉几杖聆誨言而獲與侍郎公交厚喜學正君又予丙午京闈所論之秀也通家契分非

一日之雅則於君之行安能喋不一語以自例于恒人而不少致夫愛助之意哉

瞻雲遠意圖詩序

富陽何處士秉彝年五十即為其鄉飲介賓邑大夫又恒書其行義于旌善之亭為一鄉勸蓋以德善重其人甚久處士生五男皆廸之成五男者亦皆以孝聞曰洽以明經舉弘治庚戌進士第而處士則年六十矣歲十一月十六日其始生之辰也進士君以官守弗克致一

觴膝下乃繪圖曰瞻雲遠意而相之以詩將寓歸稱壽請予為之序予聞之宣聖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先正亦有孝子愛日之說盖知其年則思有以引其樂愛其日則懼無以致其隆皆人子至情不能已者終歲且然而況其歲甲之一周乎終日且然而況其始生之日乎夫思有以引其樂而懼無以致其隆則將如之何其可也采色不足説其目絲竹不足娱其耳於是乎為之圖以宣之為之詩以聲之使其親目之而説耳之而娱曰

此吾子之情也其神怡其體休其所歷之甲子雖由六十而底于耄耋期頤之域焉可也然則進士君之所以樂親之心而養其志者不異乎人之所以為壽者歟望雲事出唐相狄梁公凡後世之懷思其親者例以為說而士之能有志梁公者蓋鮮也梁公之父雖不顯而後世知梁公之有親者以望雲之事播人口也進士君以清才妙器進為世用在他日當有貤封之典為其親之榮有祿奉之入為其親之養有莅官行已之業貽其親

之德所志于梁公者不但已也處士居富陽山中少失恃而事其祖蕳莊翁夫婦極孝迨其中歳自號怡菴放情山水以適其所適而無外慕殆有類于古之所謂逸民者吾知其年益增德益邵則進士君愛日之情益篤引其樂而致其隆則所以為圖與詩益富其志之可企于大賢君子者益大且遠矣予於石埭張進士輝有一日之長而輝與洽也善嘗與俱來本是舉而知其人之可與也以是序之俾為稱觴者先云

大司馬致政薛公八十壽慶序

世之膺備福享高壽者亦必其有拯溺靖亂足國裕民之功夫然後食其報而未艾引其慶而有餘非薄之勞而淺之積者可比若今濡須薛公先生非其人哉公之曾大父當元季從高皇帝渡江實侍幃幄參廟謨歷官大司空而不究其用以終家從瓊州公生七齡即負有亢宗之志已而登甲科為地官屬以至侍郎佐工部晉大司徒又晉大司馬嘗治水汴梁餽師二廣總餉京師

贊機務于南京當憲宗時凡一再乞休致始得請賜敕
褒諭閒居十餘年而壽躋八十間以恩例晉階榮祿大
夫位一品焉葢英廟之臣起壬戌進士而至六卿事三
朝恩禮始終福壽並隆者公一人爾盛矣哉中世以來
未有也然竊窺其所以獲是福壽者以公之在汴梁也
出其城郭王宮廨宇廬舍于墊溺潰決之中所全活甚
衆又浚陳留河道餘四十里而汴人始有奠枕之樂其
在二廣也適嶺海凋瘵之餘悉心規畫使士無饑色民

不告瘁又賛其主帥破積年之逋寇而廣人始有息肩之幸蓋公平生勲績在朝著孔多而拯溺靖亂足國裕民誠有大焉此其為福壽之地而非常人之可及者歟中書舍人李君珩等於公子丕有同官之好繪嵩嶽春先圖而詠歌之將以歲之十月三日壽公于第請走序之走之先少保襄毅公與公同年進士凡事公極友愛故走以通家子獲拜堂上親几杖焉蓋目其貌則清勁古雅而側媚躁慢者自失聽其言則詳練洞達而回衺

淺陋者自慙考其行則忠厚畏慎而傾險浮薄者自沮世惡有如是之大人而不膺備福享高壽者哉圖取詩維嶽降神之義又兼取所謂如日之升如松栢之茂者然則八十而議軍國如宋文彦博九十而位中書令如魏高允百歲而為計相如漢張蒼俾我朝有人瑞之符聖天子行乞言之禮杖于朝養于學昭君子陽德之健示吉人晚節之堅取徵是圖可前卜者宜有巨公名筆為國家老成人頌而藐焉小子所稱述者惡足以重公

而副尚齒好德者之意哉

贈知霸州徐君考績榮還序

近之為守令者多不獲以時上其績于朝蓋或錢穀之靡或簿書之絆上官必持之而士亦每患其跡之淹弗克自振焉有克振者必其才足以適用而過乎人者也然君子豈以是為得失而加諸心哉亦求盡其職以不負其所學焉爾弘治癸丑八月知霸州長山徐君本良上其績于朝書上最廷謝而歸教授仇君東之其鄉人

也請一言為賀予素愛仇君知其友必端而不以辭則告之曰考績之典尚矣本其操之嚴縱吏之臧否而治之隆汙繫焉其法葢均于內外而於外加詳者重民也予每見守令之以考績來者必上官先覈之而後歸于吏部吏部覈之以送憲院憲院又覈之而後引之陛見曰某也稱某也否稱者因任否者責效于後來於是王音可之其為勸懲甚大士惡可自例其身于恒人而不求所以稱其名哉霸州在畿內為支郡轄縣三地之下

者多水患上者類并于豪強故其役繁而事殷其民恒饑而治之成也弗易徐君以其學施諸有政錢穀不足爲之縻簿書不足爲之絆上官嘉之下民頌焉謂非其才之足以適用而過乎人不可也矧君以進士發身歷知趙之寧晉閩之松溪兩縣嘗上其績獲書最而進一州迨今三年其政再成則繼此而外陟大府内長部署其施當益大聲當益閎君雖不以振爲得然課吏勸功在廟堂以爲吾君重民命而圖治理者顧豈可緩哉予

家河間與霸接壤時聞人道徐君之政之良不獨其州為然凡異境之訟難平事難集者上官多以委君計君亦嘗至河間故予雖不獲識其人而熟其名意其能不負所學者故輙書以貽之非能以重君也用以為後會之張本云爾

贈南京刑部員外郎白君序

每歲日長至南京諸留司例有表上賀則委其子部一人奉之以行惟弘治癸丑冬南京刑部員外郎武進白

君圻輔之寔來當是時君之尊公自右都憲進刑部尚
書寵任方隆而君適至獲視膳者月餘其言旋也刑部
諸司屬設祖帳以餞而請予言為之贈惟古之人於行
者必有言何哉葢將因離合之不常而致夫責善忠告
之義焉言之必有益乎其人也白氏在毘陵為巨族自
永樂以來奉廷對者六人舉于鄉者三人歷典刑書具
有家法可自得師矣亦何俟乎人言矧尚書公歷事三
聖出入勤勞幾四十年其立朝則有匡時謀國之忠其

奉使則有詰奸拯溺之功所存重厚所履清恪君皆得諸朝夕熟耳目無外求者縱有言亦不過迂左之常談其何足為君之益哉然古之君子不以所已有者自足而益求底乎遠大亦不以人之已能而不以遠大勗之故予於白君亦竊有進焉夫兩京之為仕者衆矣而君獨有親位六卿佐天子秉禮而來供子職而後去橋梓相輝簪笏後先既盡乃公而克遂其私求若君者寡矣此誠上之賜與其家之慶而不可兼值者也然則君何

如其副之而後為得哉惕然不以門地自侈而益晦欲然不以才力自足而益勤退然不以譽望自多而益敬持此以答上恩而大其世烈以繼尚書公之芳躅斯固諸公之所為贈言而以為君之益者乎雖然君豈不知此者顧友朋之情愛莫助之則固不能已于言爾君叔父廷臣尹崇仁以治最聞亦以是冬考績至父子兄弟胥會一堂計相告語者非理官之良規則禔身之彛訓付受勤惓殆有非常情可及者迂左之言正可備祖道

故事而已其何足為君之益哉予不佞辱尚書公之愛良厚往者同考禮部嘗得君從父尚寶卿宗璞考南畿又得君弟坊世昇之久且深宜有進于君者而况重以諸公之請哉

贈成都太守魯君序

弘治癸丑冬吏部以成都闕守請擇官踐其任而以大理寺正魯君永清名上詔可廷謝日有識魯君者喜曰得人哉魯君起進士為評事大理進寺副正十餘年於

刑曹憲院所讞獄無慮千數重輕疑決惟所處而當今
上初嘗叩閽論天下事多見采納而況今之為郡及藩
臬有聲者類自理官出魯君誠宜膺是選乎哉或曰不
然有司以牧愛為職理官以清強為能故言治者必曰
措刑而子方以為稱其官何也是非乃所知也夫刑輔
治非以厲民則清強者固以為牧愛之地乎伸一人而
善者勸辟一人而不善者懲夫然後惠可達政可理而
謂措刑者推極之論爾豈獨施諸人者為然哉因怠棄

之令而益恭案汙墨之條而益廉撫誕欺之文而益忠
葢古君子之律已也必刑之懐其愛民也必刑之監而
謂今之理官為郡及藩臬類有聲者豈不誠然哉並縁
其手以吏胥為治刻覈其中以仇盜視其民此用法者
之過而豈法之過哉成都去京師萬里所轄幾一藩之
半鎮撫重臣及三司皆治焉其地要其事劇其民勞非
他郡比魯君以詳練之才通碩之學而司天下之平也
久兹之往也以清強倡其僚與屬而牧愛其人其人之

善者有所恃不善者有所警則其惠之違政之理也可必而論者益將驗夫理官之善為郡雖進而一藩何有哉彼一切以德化藉口無所事事曰將以措吾刑使善者弗伸不善者日肆而已優游其間以規善治蓋末之有也吾郡汪公文燦自御史言事左遷歷成都守近參政陜西魯君實代之而文燦之姪守貞以起復至又代魯君故君之行也守貞率同官餞之請予言予於二汪為姻家且知魯君而亦竊為蜀人喜也故述或者之言

為贈若鈎考治辦之嚴縱與繕從供傳之簡繁有司之常者皆不著非不著也無事乎告也

送學士曽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六年冬吏部以南京翰林闕官長署事聞詔下內閣大臣大臣以左春坊左諭德泰和曽君士美名上凡一再乃得旨進侍讀學士仍加禄一秩以行蓋聖天子垂意儒臣首選不輕畀人故特示重于庶官若此曽君卜日陛辭故事自元老以下皆有言贈而以次授之序

敏政不佞適承之不可辭惟世之持議者謂翰林之臣有簡逸而無繁勞恒竊以為未然夫翰林之臣日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無吏事則疑其為簡逸者然其學將歛之一心而安散之萬彙而合放諸四海而準非極繁勞莫之有獲而況所典者上之為講筵為記注為貢舉所以輔聖學裁一代之紀而掄俊乂于天下類非可以責人而代之理下之為文章為歌頌雖其用非大業所關然以之宣人情而達政宜養之不豫亦

不足以酬物行逺然則官翰林者誠日不暇給而謂之簡且逸哉彼徒見吏治之冗弗勝而疑此之有宴安之適則云爾然士有弗用用之斯其操有要其出有本亦烏冗之足虞哉曾君當成化戊戌舉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時年已加長在館中退遜如後學嘗連考禮部號得人而遇畱滲即扣閤論事更化初自南京侍讀召還與修先帝實録成始進官春坊侍講筵以有兹命然君之生也甚健其才力精敏雖英妙或有所弗及故

衆論猶惜君不亟見于用若是亦不然君子之學為已而已將何所見而後為得哉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幸免于吏事所謂日不暇給者計曾君之心豈以老壯而異邪學之愈邃則探之愈約出之愈豈亦何簡繁逸勞之有古之人蓋有收效于遲莫而其聲實華茂炳然至今者矣前此南院為張君廷祥以親老得請歸南昌曾君實代之張君之門生為祭酒謝君鳴治其年加張兩歲謝君之門生為侍郎董君尚矩其年加

謝四歲董君之門生爲曽君其年又加董六歲蓋老生竒士久闕而不克自見非具眼者亦莫之識也曽君行哉所以答聖天子愼簡儒臣之意而副贈行者之言亦惟有不負此學而已敏政在翰林最迂鈍無所與齒輒因曽君而道其職務之所得爲者共加勉焉

送馬君知堂邑縣序

溧陽馬君世傑以鄉進士需次于吏部久之乃弘治癸丑夏授知東昌之堂邑縣事其鄉友人戸部主事史君

文鑑請予畀一言時予方奉名入朝未有以應也於是馬君赴任踰年而史君亦將董餉事于淮上行矣間過予申其說念終不可無復于君者則為之言曰堂與館陶接壤漢陳午以尚館陶公主封堂侯後世因之以堂贅邑以為縣唐宋以來或隸魏或隸博博即今東昌也夫堂一邑爾在漢為侯國與貴戚湯沐地當武帝縱侈之時其民之苦于供億有不可勝道者矣在唐宋屬河北介魏博間當三鎮與遼金之俶擾蹂躪之患殆有甚

焉自我高廟有國初即命將下山東還定安集其民人令百餘年而堂邑之為樂土久矣王賦有常而守臣各安其職分以承副德意所謂供億之苦蹂躪之患蕩無聞焉即今之為令于茲邑可不謂之幸哉推所學以自見于吾民豈有不得其職者哉雖然自比歲來山以東恒大侵暵澇不時民流亡什八九天子惻然有東顧憂至勤大吏出大農之費以佐賑恤則堂邑之為縣又不可不謂之難理者矣豈天下之大勢困而樂樂而困往

來相尋必俟賢者隨其力之所及為之而後可以向治邪馬君治伏氏書明于治術其居南畿所聞見博而能擇非一時迂陋者比夫其非迂則才足以建事非陋則識足以長人推而大之無施不宜而況一邑哉今東土之沴者平饑者興逋逃者漸復此治幾之一始也勉哉莅之以不懈持之以不矜還堂邑于樂土而功名與之偕升使人知儒吏之效若此此予之所以為馬君贈者也

新昌縣尹佐時姪壽六十序

佐時少為績溪縣庠生性樸而學勤作經義文字恒屈其長老年十九即上南畿秋試然數奇不獲雋將強仕矣乃上其業太學從予遊久之試畿北始獲雋有司則年四十有三矣又十年始入吏部銓獲廷授知渊之新昌縣事新昌政劇而民譁號難理佐時為之六年稱治盖其始至即躬履民畝勘實而減其税十五令再歲糧失賦者停其禄佐時戚然曰吾不忍為此急征也寧吾

饑以俟民熟乃親劭農無間遠邇果連熟而賦亦完任
時自處極清約子舍出入有禁有所貿食用書之簡以
稽之其聽訟重輕惟所當不以權勢家撓故為前却訟
有持至五七年者徐解之勤惓敦諭以大義所在至使
暴者革頑者化度其政已孚則以其暇日興校庠築義
塚建津梁闢新路修養濟院而於廣儲蓄一事尤詳由
是民之秀者有教困者有恤居不告饑行不病涉生有
養死有藏威行惠流盜戢奸弭其效至於猛虎就禽茄

蔺呈瑞部使者屢奬勞之以為一郡六邑之冠會巡按侍御與憲使交惡凡為其所賢者必致之理而佐時與焉然實無一纇可指也佐時乃自請觧印去吏民大讙走上官懇留不獲攀挽而泣送者千餘人又相與樹碑頌其功佐時殊不色愠謝父老曰吾方樂歸爾築歸樂窩于故山日與凡弟子姪治家講學益敦行為族黨先初佐時壯未有子晚得男曰範甚慧而不凡人以為善積之應而佐時年六十益健其弟素時增馮語各以書

來曰願有慶也佐時雖於予為族姪然實老友誼不可
辭惟物之蓄久而發遲者其凋必後其實必堅若長松
古柏之凌風日飽雪霜歷千歲其色不改其膏液之餘
化而為茯苓凝而為琥珀往往有焉佐時以四十登科
五十入仕雖澤被一邑而弗究其所施以老則晚福之
備其身肖子之嗣其美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者不
卜可知矣予故歷道其政績如右蓋匪獨以為壽筵之
光亦將使夫郡乘之間有采循良而為之立傳者得有

所考焉若其家世之詳與平日孝友之行已見世譜及他文若兹不復贅云

贈進士徐君赴寧國推官序

弘治甲寅春武清徐君文淵以進士廷授寧國府推官瀕行有言于祖席者曰君方釋簡策去鉛槧無幾乃遽出為有司左簿書而右法律意其於吏事也未習奈何予曰不然士之學豈徒空言而已固將以適用也况君之祖尹東阿父尹稷山嘗有聲山東西矣政典家法具

在君誠所謂傌輕轂而就坦途者其何有于一郡哉或
曰君之先二令君所主者養民之政也君所佐者制民
之刑也惠鮮子育與禁詰考訊如之何其相能邪予曰
不然養民者懼傷其生刑民者懼戕其性刑者所以輔
其養也交相益而不可相無者也孰謂其歸之弗同哉
或曰君畿北人也其先所歷者齊魯晉絳之境今寧國
舊楚郡在畿之南相望數千里風氣不通民俗異尚吾
又見其筮仕之為難也予曰不然四方者男子所有事

也君明于經術負才逹而憾其世澤之未廣也將有康濟之志焉其奉大對則已紓所緼思有以自見矣試政朝省闈則又於中外庶務畧窺其大凡矣矧君為故太保大冢宰鹽山王忠肅公之外孫其得于内訓私淑于元老者有自器業之閎門閥之耀遠當基于此而論者乃以南北為虞殆未之思乎近世著令凡御史闕員取足于推官之有成績者雖暫出其入也可期亦在乎勉之而已勉之勉之而俟其成使人稱曰此士之有用者也此

刑官之無𣅜者也此畿北之秀也此循良之孫子也此忠肅之訓澤所敷遺也夫如是則君為無負其先與其學而於朝廷命官之意亦庶乎其可副哉於是衆以予言為然予早受知忠肅於公子錦衣揮使君相還往甚厚而休寧於寧國之太平隣境也舊嘗受一廛亦誠私幸其惠澤之漸被有日因次第之以為贈行序

太淑人江母陸氏八十壽詩序

古者內行不踰閫近世乃有以文字揄揚稱慶其德與

壽者何哉葢所謂不踰閫者槩論其常爾成周盛時諸侯大夫之夫人其親蠶奉祀相夫逮下之美風于召南而母之壽頌于魯則所謂内行者固以焯焯人耳目其孰得而掩之邪今有人焉被綸封於公朝示儀軌于宫族則於其德與壽而揄揚稱慶之毋亦有得於古詩人之遺意者乎太淑人陸氏世居錢唐故山東大叅江公之配今翰林侍讀文瀾君之母自其初歸大叅公歷相之筮仕黄門而有孺人之勑訓育侍讀君趾美甲科官

詞林而有太淑人之誥賢智之性儉慎之德慈孝之行
未始以貴而驕老而怠嫻黨師之宜族慕焉侍讀君之
兄曰澄潔皆克家其弟曰深溥洵亦多在庠校世其學
而侍讀君又分禄故鄉以供養太淑人安之起居康強
八十伊始其德與壽視詩鵲巢采蘋諸篇之所風與閟
宮之所頌者殆無歉焉於是修撰李君子陽於侍讀君
同官且同鄉也以太淑人誕辰在歲五月望後一日不
獲登堂拜慶命工繪王母蟠桃之圖而請諸薦紳詩寓

上為壽屬予序予先尚書襄毅公與大參公嘗同給事中號莫逆而予於侍讀君獲通家之講也久因不以辭而嘉歎曰淑人之壽與德盛矣使其聲實之不踰閫得乎然則是詩也傳之鄉人而聞四方頌其克相足風人之室頌其善教足風人之母雖古今異時聲律異調而出于尚齒好德之心一也序而白之宜哉侍讀君以清才妙器侍經幄其嚮用于時而振其家者未艾則太淑人心益休體益健由八十而九十以底於期頤茂思嘉

命所以褒德而引其年若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鄙言特為之先驅云爾

送揚州同守方君考績還任序

弘治六年春予被名北上道出揚州旅次聞揚州人談其同守方君之賢甚悉而君亦不鄙予出相見郎中目其貌聽其言懿哉君子人也益審其政之良矣渡淮入徐遇巡撫都憲及巡按侍御諸公語及所部吏長貳在旌異之列者亦必曰方同知予心重之旣抵京而君亦

以考績至盎君之治揚州於是歲六更矣衆于吏部曰
稱又衆之于內臺曰稱無異詞焉於是廷謝已將辭還
蒞所任凡與君同鄉而仕于京者若今尚寶丞商君汝
謙禮部員外郎程君愈相率諧予請畀之一言且吏道
其詳曰方君瑢名文璣其字世居淳安學充而才博氣
溫而行方領浙江鄉薦書屢上會試弗利遂舉銓士第
一人佐畿內大府於吏事民隱若素習然循良之聲籍
籍動人而君不以自侈方求舉其職之不暇豈非一時

守貳之特出者哉商程之言如此予以是益諗方君之為賢而言不可已也雖然方君之政則誠有緒矣遠大之階亦將兆于此矣顧書有之愼厥終惟其始益言終之難保也君還揚州迨其績成而通考之祗三歳爾益加勉焉守其道而不變吾見方君之政不止賢于今之為吏者雖古人可企也晉服金緋以當專城之任俾有光于朝家陟明之典則方君之所以勤其身以施及乎人者將有大焉予言豈足為之軒輕哉淳安本歙故地

若東西家然往者友人禮部司務良弼實與君同所自
出亦嘗道君之為人今十餘年矣盖予於君夙相聞且
兼鄉曲之雅故期君之深而致夫愛助之義焉

篁墩文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緐榮

篁墩文集卷三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序

贈河間太守謝君考績序

金城謝君道顯知河間府事六年將奏績于朝前期以狀上巡撫都憲張公巡按侍御武公二公合詞以河間畿輔民方告饑而謝君在任久民恃以安不可以解郡鑰俾仍舊涖事益究厥施以俟豐歲狀下君不果行而

同寅諸君咸相慶曰吾屬自今可受成而追于吏責誼不可以無賀以予家郡中走書京師俾有言焉予觀天下之才必有所養而後足以致用士之負才者往往自隳于成殆失養之過也謝君起關西諸生舉進士被遴選作養于翰林諸老先生恒進之以為大器遠業非猥瑣者比而君亦自刻意問學久之授監察御史在班行中風裁隱然出人上已而理鹽法于長蘆勘漕事于兩淮稽軍儲于四川所至偘偘有成績而望益閎由是吏

部請于上有河間之命焉君治河間一切以惠民為務
吏事精敏百廢具興凡訟難決事難集者雖在異郡涉
武衛亦多委君蓋閱歲者六被旌擢之奏者四入覲于
朝而書上最者一錫誥晉階封贈其親以及其室人示
褒異焉夫君一出而履憲臺再出而守大郡為名御史
為良二千石雖其負才有過人者使非有所養以成之
則亦烏能致聲實之若此哉彼見逐于上官取妒于同
列而為民之所疾視者其相去不啻霄壤哉雖然士之

養也固出于上而能自養以副上之求者恒鮮謝君以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同時升者二十八人今存者十五六起御史而克終爲時聞人者亦不過什二三則謝君之能自養而無失焉尤士之難也豈獨郡政之可賀哉藩臬之升燕幣之賚皆朝廷遇循良之盛典而懸之以待其人者異日含謝君其誰與歸予承乏翰林即重君斯文之雅殆非一日且河間者程之先壠在焉一廛之下受惠侈矣故因君之留不能無喜計君且遷秩而吾

鄉將鈌望于利澤不能無戚然顧君之遠且大以增光斯文而為儒吏稱首則又不能不三復以致吾愛助之私焉

參政李公二親壽詩序

雲南參政富順李公克諧之受命赴任也將便道之蜀省其二親于堂其在工部舊同寅曹君元而下榮公之行作雙壽圖各賦一詩俾歸致慶而請予為之序予聞諸君言李公性最孝其仕京師即分祿為養而即其年

勞獲貤封之典者再焉於是公之父自營繕主事進屯田郎中壽今七十有七母胡氏自安人進宜人今八十有三聯德偕老一鄉鮮儷又目擊其子位三品象笏朱衣奉觴稱壽以致隆于膝下如此榮矣哉耆耋之老世孰無之而李氏二親獨著焉謂有子也服勞奉養之男人孰無之而參政公獨為人所稱焉貴且賢也然則諸君樂人之有親儀圖而詠歌之豈非尚齒好德之不可遏哉古詩三百篇有頌有風其體裁不一也葢凡世之

致壽于人者出于頌因致壽而可以備世勸者出于風要之其有可尚可好者必其有可述焉者也參政公起進士歷冬官屬最久謹輸作計邦費能不以勝下奉上為忠士論多之以有兹今而雲南大藩也地險遠宿重兵民夷襍居綏輯孔艱以公之才局當之固足以愜士望而副上之寵命所謂貴且賢者將益有大焉貴且賢益大則誥之崇其階禄之陪其賦所以為二親榮者益盛郎中公夫婦樂其子之能養而官成則心益休體益

康由耄耋而進于期頤為君子之所頌也益多聞其風也益勸是不可無序以諗觀者豈徒以畀歌童侑觴酌備壽筵故事而已哉蜀多佳山水予少嘗遊焉而李氏所居闤在富順之鴻鶴鎮者尤號秀麗昔人謂蜀多仙非誠仙也受氣之淑積行之深致養之篤有得壽之道也而不知者疑其為異吾於李氏有徵焉耳矣

送高君赴光山縣尹序

高君時宜以鄉貢進士久需次于銓曹乃弘治甲寅之

夏廷授知河南之光山縣事凡在鄉曲者莫不為君榮率醵以慶之而屬予言為之贈高氏世居河間之獻縣號碩宗其為人多樸茂而文曰溥者始以儒起家歷淇萬兩縣尹有惠愛善其民時宜奉親顓顓厥誠事兄鴻臚司儀君時舉伈伈謙牧而不敢肆教諸子弟恂恂守儀矩入庠序畢力于簡策無紈綺之習課僮僕勤樹藝而戒末作牢醴葅醢餕餌之屬亦精潔以時不煩購置親賢禮賓必樂而後已家政彙修祖孫相承幾可為一

邑之冠蓋子弟與高氏有婣好因獲交時舉昆仲間最稔知其詳如此今時宜一出而有百里之地人孰不意其為筮仕者宜借聽以自益而予則以為無煩于外求何哉孝親者奉上之推敬兄者處僚友之道訓子弟即所以教民勤樹藝即所以養民治家有緒則行已之方課僮僕使各職其職而無譁則御下之義夫如是其何有於一邑而況政與家規炳然在人耳目者哉謹而行之守其道而不渝雖有大於令之責甚於邑之政吾見

其無難理者世或謂人之與已也殊觀家事之與官政也異致豈其然哉予獨念光山之為邑也其上有州又其上有府又其上有藩臬諸司監臨孔多則任劇而身煩非養之深閱歷之久詳核而通練若時宜者豈可易視之而不為之所哉朝廷著令知縣有成績者起為侍御及省部官屬自進士者什九自鄉貢者什一以時宜之才策時宜之志固將有遠且大焉豈直取足于一邑之間而已此鄉人之意而予葺之以為告者時宜勉哉

陸君廷玉哀詩序

金陵陸厚仁甫之以貢升太學也亟奉其考君哀輓之什若干篇請予為之序仁甫往歲嘗寓書京師請詩壽其考君及相聞矣歲丙午予考秋試南畿仁甫弗克薦乃辱相過甚恭予因以諗其考君之賢而善教故能不以得失介心若此距今則九易寒暑矣於是其考君之葬已久哀輓之什繼繼不已而況於仁甫有素者烏能辭其序之請哉人之處世也生樂而死哀本出人情非

有所強而然者故樂有頌哀有辭亦緣情而生足以致

備物之孝而世往往厭其數譏其繁豈不過乎夫禮始

乎脫成乎文終乎隆隆則仁人孝子之厚其親者蓋無

或不用其情也獨哀輓一事哉頌其生者予弗暇論若

哀其死而為之辭則蓼莪黄鳥之篇薤露蒿里之作班

班見乎經著于傳記其數與繁固隆之意也古者不葬

而後以漸為之櫕衾卜其竁兆置之祠饗所以安其體

者甚備銘其玄堂之內外而又奠之文哀之詩則固將

以暴其行也夫人孰不欲其體之安行之暴為子者本其心而為之殆出于備物致隆之不能已者烏計其繁且數哉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謂其無為善之實也況有其實哉陸君之葬也太常莆田陳公師召銘之稱其尚禮秉義有儉樸靖慎之行殆不誣者至於斥黜金之妄郄龜筴之譜則尤卓卓可幾古人然未躋上壽而不及見其子之成是真有可哀者已君有孫鳳慁而丈能刲股以愈母疾今學士長沙李公賓之為書

其事而傳焉殆君身教之懿所及君諱瓊其字廷玉嘗以輸粟賑饑為義官今不書而字之者榮不逮德且以俟其後之昌也

贈福建按察使朱君序

弘治癸丑春予被召還京師道出東昌得邸報云吏部擬山東按察副使朱君朝用為淛江按察使士論以為宜而不果用明年夏上始用吏部請以君為福建按察使士論咸仲曰宜哉國朝酌古制罷藩鎮置都布兩司

分莅兵民又慮其政之曠與其吏之刻且貪也置按察一司俾監其中使正三品其下有副又其下有僉事分道提印以督列郡而總于使使得人與否而一方之治忽繫焉其選顧不嚴且重哉朱君舉進士為縣有異政起而為御史風裁凛然其在山東威惠益著兵民之有寃抑求理者必之朱憲副而後已行部之臣有訟難決事難集者亦曰非朱憲副莫能辦其望如此故憲使之選一潮再閱若不可以易君者君不足以副該選而有

獲于私好若是哉或曰福建去京師地險遠其民之若于吏者多不能自達至怨以變朱君亦不可不自危也是又不然君為憲副山東其任偏其責分尚為之綽綽有餘地而況今茲之可以專行獨濟無敢撓乎其間者哉吾見君之赫然有聲嶺海間而為閩人之福也弘矣穹官厚禄擬君異時而大其洸宽澤物之地也審矣然此皆不足為君道者憶當聖天子踐祚君與二三同志數扣閤上言請斥姦袠進忠賢誅左道却貢獻朝政一

新天下望治而不便者知君之不可以利啖也不久而有山東之行名為進之實外之也豈徒外之又從而論之蓋自是紛紜者六七年今國是再定君亦進長外臺而公論翕然如更化之初矣予於是不獨慶君之升而亦竊慶夫善類之可以無懼也君便道歸省河間太守謝君道顯將合寮寀舉觴餞君而走書請予言為之贈予與君同里閈辱相好特厚固將有所藉以贈君而況謝之諉重哉

贈侍御陳君知松江府序

弘治七年夏侍御光山陳君遜之用吏部言進擢知松江府事命下日有言于傍者曰國家財賦悉仰東南南畿為府十有三獨蘇松常鎮號四大府非才弗畀而松江視三府尤難其縣二析之可為州其區十數分之可為縣薿米之輸京師者歲以百萬計而雜征弗與焉其地瀕海列軍戍盜不時發而訟益滋然峯泖環之郡境佳勝其人多秀而文往往出占魁選名一時非藝且達

焉之君子則亦莫可與得其民者然則求松江之治亦真有所謂不易者哉予曰不然陳君通才且明于經術無施不宜而於松江必有所不難者有所試也君舉進士為邑安東有子諒之政起而入憲臺有淑慎之譽嘗出按順天四府又稽考積弊于應天自其筮仕來二十餘年畿南北地固所謂輕車熟路安行而無虞者矣民情土俗亦有不俟乎索圖經詢故老而後得之者矣夫親民莫如令建事莫如御史君皆優為之若是而況一

府哉吾知君所以待其令與奉乎部使者必皆有道以中處焉則財賦可不督而辦訟盜可不戢而弭士民可不諭而孚芳聲茂實可以冠諸郡而上幾于古循良之臣將肪于此矣時有疑君不屑于郡而觧之者曰畿內大郡守可目之小方伯子亦以為未然夫王畿千里有事可徑達而聖澤之下也恒先非一藩方遠外者比東周之際劉子單子班齊晉宋魯列侯之上豈以其地廣狹爵崇卑而為之先後哉雖三代以下沿革不同然所

以尊王畿制諸夏之意一也君固知夫畿邦之為貴而無所羨于彼焉者也况崇階峻秩所以俟君子治績之成于異時者又未可量哉予族孫寬嘗尹光山道陳君之賢予心志之既來京師始克識君諗其為臺憲之良而及見其有今兹之寵命焉於是松江之仕于朝者自大理卿王公以下相率餞之京兆檢府袁君佩又申其意請予文予素重陳君遂不辭而次第其所聞以為贈

贈營繕所正張君壽七十序

昔文皇之徙都于北也凡天下材藝之士徵上京師者
數十萬計而長洲張氏亦其一焉其剥金為楷號最良
用以供殿庭宮闈及乘輿服御之飾每每稱旨四方來
者咸以所售配其姓而稱之若今營繕所正君克仁尤
謙牧好禮樂親一時賢士夫士夫之自遠至者多主其
家用是君之聲稱益著而春秋七十步履益健不覺其
老也所居之東為洹溪樊都尉大振西為南陽李太常
士欽皆與君善以君誕辰在歲之季冬望前一日曁諸

縉紳繪海屋添籌之圖賦詩為壽而請予序予亦數與君還往知君之履行有可書者故不以辭而書之葢當成化中輦下之人爭進獻以牟利府庫一空識者憾之而張君處其間獨不預既而今上更化凡以牟利進者悉敗其身家竄之荒裔其財貨歸于内帑其田宅屬之異姓向之赫赫動人自以為得計者蕩無有也而君歸然中存其世業無恙其所自殖者有加君子謂張君誠智人也不可得也或曰張君非巧者特安其分而已然

君淳樸出天性當其人之以豪侈相高也烟送之不貲燕集之非時獨外張君而君未始與之相角容過從者茶話而已半泉勺粟不輕以畀人而獨時時少捐以資士之困乏其為人如此夫其慎乎保家而不徼非分之福儉于處已而不恤流輩之嗤是故有服章縫事佔畢者之所不及況羣于市道者哉諸君子為祝其壽考而不能已者殆出于斯乎夫壽五福之首非德無以致非富無以養也君富矣而以儉慎為德其所自奉者又嗇

薄而厚膺壽之所積安知不由兹而八十而九十以上企于期頥如詩畫之所祝者哉君之先考君彦政始以吳人來居京師至君以中貴人薦為營繕所副受勅命之榮再進所正具晚福殆未艾云

慶處士汪君本忠孺人洪氏壽詩序

汪與洪皆新安碩宗汪祖唐六州總管越國公華洪祖唐河北黜陟使經綸子孫散處郡之列邑甚盛汪之居稠里者至宋而有提刑應元洪之居洪源者至宋而有

待制中孚其族益顯提刑之族在近世曰處士本忠君其配洪孺人待制之族也葢自其少而為室家則和敬相先壯而有子女則慈孝相成老而享田園之樂則壽愷相高一里之間誠莫有尚之者於是順天府判吳君廷璋過予請曰洪孺人生乙夘五月十二日今壽甲一周矣而本忠君生戊午十一月七日嘗以輸粟賑饑被恩例冠帶榮其身有子二人皆克家曰俊傑俊傑後有子三人某之次稚潭則其壻也潭來京師得縉紳詩若

干篇將持歸致慶于堂願一言申作者之意予於汪洪皆還往甚稔且嘗觀其譜牒而知文獻之所自又嘗一至稠里及洪源覽其山川之勝而知其代有賢者顯於朝壽者名于鄉每健羨其祖澤之深風氣之厚下鍾于人而不可誣有如此者夫尚齒之說通于四代賀壽之義所從始也祝其人而不曰俾爾耇艾則曰錫公純嘏賀壽而見于聲詩情之不可已也古今人雖不相及而好德之心敬長之禮善善之義豈以世殊而有間哉諸

君子之詩於本忠暨洪孺人稱其德之懿而期其壽之永渢渢洋洋亦可謂善頌者矣而本忠君夫婦伉儷之賢實足以當之而無歉顧其門地之遠且詳則諸君子生異方容有不能盡知者予故序其詩而不以贅爲嫌將使讀者有考焉

贈編修吳君克溫南歸序

翰林編修義興吳君克溫自言其幼失恃鞠於其大母以有今茲而大母疾且老不得恒起居因悒然抱病不

可以任朝謁請暫去歸其鄉詔許之未行而有講幃之命或者私議其不可去也而克温持甚堅閣老以下固留不可遂行蘄君克道與克温同官其家京口又與義興皆南甸也且其交厚善不與他等而謂予亦善克温請一言為贈初克温上秋試予承乏主考是時南甸士幾三千人業尚書者尤號多佳士而克温名在五六人中五六人者以平時論之皆首選也繼而舉進士者四人克温與焉予以是竊自負不失士而與克温還往久

之知其人懿哉不獨其文之工而已飭身嗜學恒歉然有進進不自足之心故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即以病謁告去踰年上京師授編修聲聞日閎而孰謂其毅然復有玆行哉士得一命即計日取禄以贍其家積階以為其身之榮恒恐人之先已也而克温以美才践亨途兩以疾去豈非所重者義而利之輕有不足容其心哉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如劉清江所云者有矣若吾克温其始之去也以疾得敬身之義今之去也以大母

得致孝之義一皆出於至情而無他故其有所請也必遂乃已君子殆以是占其人而得其所存之懿不可及也夫士非有所明于義利則不足以言學蓋理欲之分若黔白淨纖然豈可以弗謹哉士謹乎此則為庶夫為吉士為休休之臣主上賴之而天下國家陰受其利澤矣反是而有所成于功名之場者士之恥也克溫方進侍講俾與羣彥並遊館閣間其學益遂行益成世所謂遠且大者可有也其疾旋瘳大母無恙翹首庭闕駕言

遄歸以無負聖天子養賢優士之寵亦因以見君子敬身致孝之急而他日有所成者果異乎衆人斯吾之所望于克温也斯克道之所以惓惓于友朋者也

澄江文集序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泰和尹公先生旣還政退居其里之澄江之上門生子弟相與詮次其文號澄江集爲二十有五卷以進士吴君必顯亦門下士方知縣事畀而刻之刻已值考績上京師因趨視走請序

之以傳走誦之終卷而竊歎曰盛矣哉皇明啓運百二十年于兹文化大行作者輩出其篇章所存誠足以飾治功而廣道術若尹公先生固其一人焉然非其才識之高師資之美際會之亨則固未有能卓然名世者矣公生有異質而濟之以問學舉會試第一人擢進士高第識敏而才克恒思以身任天下事而不為澳涊之態其得諸天者甚厚泰和前輩若楊文貞公王文端公及梁伯菴陳芳洲諸老先生公及事之或私淑之又以庶

吉士得盡閲中秘之藏所與游必一時才傑而視迂左若為不足與也其得諸人者甚博公在景泰天順中為編修即有名先師南陽李文達公首器遇之既而事憲宗為侍讀進學士再進侍郎官兩京歴三部遂入内閣贊機務加宫保尚書迨今上訪落之初而公有所引避獲請矣其得諸上者甚隆葢公之文始見場屋者已足名一時式後進其侍講筵職史館直筆昌言無所顧忌以至於考多士議邦禮司帝之制命則甄收善類援據

古典懾四夷而惠黎元天下之人固有因事考言而惜其未盡者矣然則本之才識傳以師資而又值亨泰之會卓然得見于用如此刻而傳之使人知天之生材也不偶其篇章所存將與前輩相下上而皇明文化之盛可考見焉吳君之功豈直不負于門墻之舊而已憶當成化丙戌故永新劉文安公眉山萬文康公並主考會試公與今吏部尚書鉅鹿耿公故禮部尚書南昌謝公分閱尚書卷而走獲在選中今三十年矣章句之陋不

足以辱奬拔而公所以期不肖者尤非他士可比顧淪落之餘疾疢之久學益荒見益陋實不足以知公之文而況敢以不腆之辭冠其首哉南望西江不勝傾注謹序而歸之以少寓起居之敬萬一云爾

贈雲南按察副使謝君序

弘治七年之夏吏部言于上以監察御史謝君瑩廷獻為雲南按察副使命下之日有為之嘖嘖曰謝君舉進士為行人為御史嘗督視都城巡鹽兩浙其才局之閎

健可詰戎兵佐司計出使湖襄分按畿北其風節之清峻可總憲紀典邦刑矧君以春秋名家且莅河南道事當考覈之任其文學之美贍識鑒之精明可柬校閲持官衡一時人才蓋可指數顧乃使之佐外臺于六詔萬里之外雖其位四品其服金緋其食上大夫之禄於君無不慊者公論謂何或對曰不然天下之官當為天下擇人而切切焉為便私計者非君子意也君子之行已也見知于人弗喜不見知于人也弗戚如以君為見知

于人歟則嘗擬副憲于蜀與山東者再擬丞京府者一無援弗成也以君為不見知于人歟君嘗忤權貴人下詔獄衆懼不測而君不以勢怵上章申理卒白其事由此觀之則君子豈以仕之遠近難易而悖然動其中哉雲南去京師最遠險民夷雜居自國初宿重兵遣世將開府以彈壓之積久而弊滋恃遠而法戕起而圖之使吾人安邊事輯吏治誠非有藉于良憲臣弗可於是當路寧輟君于近且易者而屈君于遠且難者殆出于為

官擇人之意乎君其有以識此矣夫以才局之閎健若君風節之清峻若君文學之美贍識鑒之精明若君功名所升與日俱積則他時内徙而長憲臺用均勞之義入佐天子公論皦然號知君君烏可得辭若有所挾而得雋以喜有所規而避難以戚皆君之恥也謝氏為吾新安著姓居祁門者衣冠詩禮相繼不乏中世以來君叔姪昆季起科目占魁選者七八人出講下者亦往往進顯于時而君與予尤號知已方友君以自輔而勢不

可留也於是鄉人在京師者相與餞之予特次其所聞序而贈之

贈方君知濟南府序

吾友方君維新以成化戊戌進士授臨海知縣踰六載始名還為太僕丞丞太僕未六載即用吏部請擢知府濟南凡吾新安人在京師者喜維新之有玆命也就道之日宜不可無贈言職方黄君碩夫過以見屬其語複其意屢若不可以易得然殆非能悉予者予與維新還

往二十年重其人乃蘄一語而不為之贈哉維新之為縣也有治績甚偉中梗于權貴人宦轍滯而守弗變其佐羣牧尤殫心力為之嘗畫其可罷行者十餘事以聞馬弗耗而民弗疲聲望焯焯日益起以有茲今獲少振焉蓋其滯也不以戚其振也不以喜隨其分之所及行其志求不失其在我者君子之道也而維新有焉其何所藉于不腆之辭之為重哉雖然濟南山東首郡轄州四縣二十有六屬吏幾千人戶口數十萬計非若向之

一邑可以目擊坐理也濟南之爲域也親王國焉三司治焉中外重臣受簡命開幕府以控一方吏治民瘼學政戎務刑獄繕作一切簿書泉穀之數慶集祠祀之典呼名廚傳之科叢委沓至日不暇給又非若向之考牧一事可以專行獨濟也維新於是亦將惕然有思求所以副茲擢而無歉巳乎古人建事貴善推焉大易誨人莫先觸類維新固嘗發其所藴一驗于治邑再驗于考牧皆有明效非一時儌譽罔功者比然則一郡之治猶

一邑之治也百務之理也推之而有憑以類相觸而無所閡則何施之弗宜何處之弗當何官之弗稱其責哉晉司藩臬入佐朝堂其道亦不加此矣或疑維新方少振贈言者遽以是朂之非責善之義是又不然古之詩人所以燕享而頌其人者率以福禄為辭非顧其貴且富也願其志之得行也予之不敢靳其言若此碩夫以為可予則請徧告我鄉人而書之以為維新贈焉

慶豐李翁七十壽序

豐本徐鉅邑多舊宗而李氏為稱首李之宗多老且賢者而應祥翁為稱首翁早失怙恃奉繼母以孝聞起家以儉勤至殷碩而好清約讀書秉禮納交一時名士以自益凡古今圖籍墨本必重購之置坐右暇則深衣幅巾焚香瀹茗時展一過若尚友然甞發廩賑饑以恩授七品階官如命士而遣子雲孫奭昇俱為庠序生督敎甚力由是豐人無少長皆知翁之為賢而春秋則七十矣奭之上太學也以道遠不獲登堂拜慶乃求諸縉紳

詩將持歸為壽而請予為之序夫先民之所以慶其人之壽者非徒以其閱是甲子之多而已殆以其有可慶之實焉以今觀之一里之間豈無七十之老然行弗惇名弗美則亦何所持而為之慶哉則李翁之平生固不必有殊尤之行卓絶之名而君子與其壽者有可慶之實也夫孝則悖盭不設于身儉以勤則奢僭不形于家交名士則狎侫疎好圖籍則聲色屏推賑饑之心則無吝志而所施者博矣本敎子之意則無豢習而所植者

遠矣夫其羣行若是則膺古稀之年而享太平之樂于林壑之下比于古康衢擊壤之叟為君子之所頌不亦可乎夫本固則末茂實厚則聲閎理也吾知李翁七十伊始將以漸而進耄耋臻期頤因鄉射之行而正大賓之席遇養老之令而膺肉帛之賜使為善者加勸將不止于一家一鄉之稱首而已矧其子孫悉以經術自奮異時有出而登甲科躋顯膴于盛世使人稱曰此豊之李翁子也此豊之李翁孫也翁心益怡體益休名益彰

君子之所以頌之者益至殆將有不一之書擬其後而予言特為之張本云爾

秋江別意圖詩序

太平黄君汝彜為休寧學司訓九年將上其績于京師縣人胡靜夫汪克成詹存中取休寧之景分十二題為秋江別意圖各賦一詩以餞書來請予為之序予往歲被放南歸得汝彜而與之還往三四年汝彜性高曠殆不可以苟合然獨心善予酷嗜詩凡居閒撫景寫懐酬

物一寓于是休寧佳山水縣北松蘿山其勝處不減蘭亭武夷縣西齊雲巖尤奇絶與武當相雄長縣東古城巖石門天險㢊幾仇池而縣南紋溪之水澄碧如帶沿溪上下石人峯落石臺玉几山諸可以登涉釣游處至不可名狀予別墅在南山學舍在楓林原相去甚邇汝爕與予每每乘輿騎馬或坐籃輿駕小艇觴詠終日又得靜夫克成存中三人相與忘情寄傲于水雲山月間漁夫樵子往往見侮然予輩心樂之不自知其身之在

放籍而受辱于塵鞅也予既被名入朝幸汝燮之將至而念靜夫輩在故山所以序其詩者乃遠屬予不以予之心善汝燮故邪夫人之生世率苦于無友非無友也相咲者衆則情有所不敢伸相與者嚴則意有所不能洽故雖交游遍天下而號相知者恒寡也若吾汝燮盍可友矣一時遊從若靜夫克成存中又皆雅志林壑可與分社而不厭宜其賦此以寫臨岐繾綣之懷不忍其去也汝燮為故侍郎世顯之從子受知大司成謝方石

先生在休寧以善教聞出館下者多中首選今茲之來
吏部將按籍而升之或知而薦之其詩將有所遇于世
然則歌頌聖德被之管絃與能言者角立以鳴一代之
盛非予與諸君子所望于汝彝者歟

送南京太常祠祭署祀丞武君序

予承乏史官嘗伏讀金匱書考見我孝慈高皇后以懿
聖之德上佐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姒又
嘗奉詔歸省道宿州之閔子鄉孝豐里見大書徐王墳

額下馬祇禮且誦尚書陶凱所撰碑銘知我太祖高皇帝念王篤生聖女而無他子以祀事屬有司又聞人言王之祀武氏實主之然不得其詳也弘治甲寅冬有請文以贈南京太常祀祭署祀丞武君騰霄者始見其本末云武之先有諱原者於高皇后有葭莩之親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毅將軍至其孫戡遂僉徐州衛指揮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聚為祀丞隸官太常守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已也我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

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者以嗣聚歷定暨閔
至騰霄三世矣騰霄以註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詣
闕自陳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
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
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況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
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乎肆我高皇帝膺天御
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古帝王
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異其賦入有田

輸作有衆獵有養薪有林雖以為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葢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然則武氏後人宜何如而後可以言報哉謹其汜掃潔其牲豆上體我高皇帝推恩之盛心而不敢肆又以其暇日訓其子弟服詩書守禁令俾居者無蠧法仕者無戮舉享太平之福而優游于衣冠禮樂之區則雖謂之與國同休可也騰霄勉之予方官太常兼史事於先朝故實葢有喜聞而樂道者故序以畀之請予文者何姓而玉名所

謂善騰霄者其預餞則自武安侯鄭英而下若干人

送都閫徐弘範南歸詩序

佐漸都閫事宜興徐君弘範令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謙齋先生震器也以今歲秋携其子文煥來省先生于京師適先生受誥加三世勲銜皆一品先生旋亦被命進三孤總百官參宥密如故而子孫偕來視膳左右非常之恩不貲之慶歆慕誦說溢于都下殆近所未有也久之弘範請于先生而南凡在詞

林各賦詩道其行退走為之序惟先生以醇德正學事
三聖四十年更化初入內閣位元宰明天子端拱受成
而先生不自有其功其心休休方集衆正廣四聰以培
主德而惠黎元於家事不一挂意者以弘範為之子也
弘範自少力學聰悟過人亦思有以自見者會先生畀
之家政遂不復業舉子嘗屢發廩濟歲侵所全活甚衆
朝廷亦嘉予之以有今茲其在京師每不自安于官下
遄其歸以督耕作奉丘壠用紓親之憂遇人則尤退避

若晩生恂恂不敢有其身之貴也若是者雖其質之美致然然出于庭訓之懿者豈常情之可及哉矧茲之來候先生之起居而承謦欬其得諸觀法益深先生喜弘範之克家而可以畢力于公也其加訓益至夫然則亦何借于淺陋而為是譊譊哉然竊聞之袁閎之省父于官也其往反人不及知㮚仲郢至不敢與父之幕客抗禮范純仁本其父志以麥舟濟人志士尚友者宜不可忽也若弘範之所立似矣而文煥之齒日長器日閎如

因其所得之一二益充之以濟美而勵其子慰先生于再見豈非贈言者之意哉詞林諸君子日從先生後仰窺先生之心於袁彭城之清介柳山南之風矩范文正之勳猷必追而與之同者故因弘範之行樂道之俾荊溪之人誦其詩想見一時慈孝之盛企德承式於風教之益將有大焉豈直以敦世好叙離闊而已

樊母賈孺人七十壽序

駙馬都尉樊公之母孺人以今弘治甲寅歲屆七旬清

健無恙而季秋念五日維初度之辰凡貴而金貂賢而薦紳以至於姻戚僚寀登堂致慶者彌月其在鄉郡又加厚焉於是鴻臚司賓賈君錦衣千户季君謂予之亦善公也以序見屬然予嘗賦詩一篇題其所謂南山圖者為孺人壽矣豈可再乎辭之則又曰詩約而序繁繁所以致其隆也請必無辭惟孺人賈氏系出安陽為故兵馬副指揮樊公之配有子女五人都尉公行三生極儁偉孺人奇之曰是必當大其家者然非學不可遣入

學讀書英悟駿發見者策其遠器也會被選尚英廟廣德長公主駙名孺人至京師入朝兩宮賚其身有金帛之錫奠其居有第宅之賜褒其德有綸綍之頒恩禮駢蕃觀者嘖嘖而孺人不以貴怠其勤不以富易其儉所以教都尉公者益力都尉公日從諸老先生講學課詩執禮益恭其聲望在一時勲戚之右遂被簡知典禁旅入宿衛侍講筵受心膂之託葢天賦人以不凡之資而以非常之貴畀之豈多見哉顧所以毓成其德器俾迓

承光寵而將其福則孺人慈訓有不可誣焉者已都尉公奉母極孝又善事其兄訓育其子姪却紈綺之習而服詩書守禮法長子琦次子瑾雖授錦衣秩千戶皆循循若章縫之士然以是孺人樂之益介壽祺閱日之多至于四百二十甲子而漸進于期頤之域未艾豈可無慶邪昔有周盛時諸侯大夫之夫人賢者多美于風而母之壽一見于頌誠以王化必始于閨門故聖人取而著之經以垂訓來世炳如也若賈孺人以婦行之淑母

儀之尊生我朝列聖道化漸被之餘躋高壽而享其子之備養如此辭而祝之於古詩人之遺義不庶幾乎豈直桑梓之私好而已予丈素號鄙拙雖本諸君子之請而繫其辭亦不能出所題南山詩意徒見其贅爾其何足為壽筵燕喜之重也哉

古林黄氏續譜序

吾鄉巨姓必標其所居之地以自名其不地者不問可知其為下姓也葢姓必以地則君子有所據而聨姻小

人有所依而獲庇然非數百年聚處而有道以維之亦不足以致之也自魏晉以來用門地取人實有封建遺意然中原多金革之事故雖大姓如崔盧王著如朱陳者今亦不復知其所在矣江南地險僻非用武之國而吾鄉又多深山長谷風氣聚而不散人習禮義而重遷故巨姓視他郡為盛若古林之黄其一也黄之先曰元集為晉新安太守始家于郡四世孫碧瑽居郡之黄墩碧瑽十世孫益謙又居休寧西湧其孫文杲則古林之

所從出也自元以來吾鄉先達以程朱三大儒皆郡人由是慕聖賢之學不輕于仕而黄氏先人多從之游文杲十四世孫伯固以易名家朱風林學士稱為畏友伯固之從弟君啓從學江明安先生而友東山趙徵君又館于師山鄭公師山亟稱之君啓三子皆克世其學曰子運從學風林尤以行義稱以祖産讓其弟子中子度而自闢後圃以居學者稱後圃先生東山著春秋屬辭諸書子中與有叅訂之力伯固之孫叔宗亦從學風林

始手編古林黃氏族譜而汪蓉峯司直序之則洪武庚戌也當是時江南新脫于兵人不自給而叔宗惓惓於敬宗收族其志遠矣惜乎益謙以上舊譜失傳叔宗亦莫得而紀之也迨今又百餘年雲礽之來者益蕃於是後圃曾孫世瑞本其父景高之志重輯之世瑞不以其譜為足出而求證于四方得浮梁黃氏所藏黃墩舊譜乃克上推其源得益謙以上三十二世下衍其流凡子孫之後出者皆在焉總之為五十四世小傳以詳一族

之行附錄以備一家之言由是古林黄氏之譜殆無憾焉請予序予每重世瑞之性行學識嘗往訪于古林見其山之蒼然峙乎其前聽其水之浩然注乎其東則曰此固山川之秀鍾于古林黄氏之先人者也南望之為璜源之吳北望之為會里之程西望之為斗山之程西而南為大畈之汪東望之為商山之吳東而南為汊口之程則又曰此固大家巨姓與古林黄氏相輔而立共師友而通姻婭者也然考其先驗其後未始不由于祖

宗之積學累行而能致其族之興者亦未始不由于子孫之率德繩武而能保其族之長者然則譜牒之修不知其本可乎噫今日之祖父前日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後日之祖父也一親疏崇孝敬而謹其邱墓之守奉其詩書之業以不墜門閥之傳則庶幾此譜之不為虛器也已古林黃氏可不勉歟

憲副朱公暨孺人王氏偕壽圖詩序

偕壽圖一而附以詩若干篇出于工部屯田主事祝君

萃李君堂之所請以為其長員外郎朱君恩而作者盍朱君之父憲副公今年壽七十九母王孺人壽八十俱無恙在堂而員外君遠仕京師故同官者本其意而為之以致遥賀也古之人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孝子愛日則因其親誕之辰數其壽而為之慶者殆昉于此夫親之壽不可以不慶固也而况其賢且貴焉者乎憲副公起進士授監察御史歴山西按察副使官中外二十年年逾五十即引去其通練之才清慎之操恬退之

節人至今而道之而王孺人以巨族令女來歸于公其
賦性貞淑處家儉勤實與公相峙而成相偕以老其貴
且賢有如此者而又得員外君能養志以承其後趾美
甲科官六曹以不替其詩禮之傳其賢而有後又如此
宜諸君子彰其壽而為之圖聲其貴且賢而為之詩也
亦豈非尚齒好德之心出于同然有不能自已者哉初
祝君倡此舉以壽公未幾而被薦治水江南不克竣事
責成李君子久未之能復也乃今孟冬員外君忽受命

册封親藩于荆湖有過家之便葢向之所圖以致遥賀者今遂可以拜膝下矣龍章鳳節照耀里閭山川草木赫有榮觀東吳之老者奉觴酌以升少者操几杖而待企德向風彌月不已吾知憲副公夫婦樂其子之能養而心益休體益康雖由是以進于期頤之域而為人瑞于一鄉有不難致者矣憲副公誕辰在九月十四日孺人誕辰在十二月十二日適與使歸之期相當而鄙作之淹遲鈍亦若有待焉弗偶也故輙以是先諸君子書

之圖額而為員外君申愛日之義云

慶沈母太孺人榮膺恩壽序

中書舍人沈君冬魁以三載考績恩受敕命贈其考隱德府君徵仕郎中書舍人母陸氏太孺人惟時太孺人年七十有二以迎養來京師凡仕之在同鄉者咸樂君之有母也將合慶之而以序屬予予竊聞之好德錫福箕疇所陳玉瓚黃流著于詩雅蓋言福之錫于君畀于天者必安和淑善之人人不可以倖致也太孺人幼失

怙恃而鞠于祖母賢明貞惠事祖母以孝聞長歸隱德君克盡敬戒不幸隱德君早世遺孤二人又竭力事其姑生盡養沒盡禮持家訓子以不墜夫君之業人稱其難葢陸氏阜城鉅家若太孺人之叔父都憲公憲副公與其弟憲使公前後舉進士出入朝省振華履亨家法益備太孺人每諄諄以勵中書君昆弟曰非力學安得至此中書奉教惟謹遂登高第官近臣清才妙器表表一時而君錫之恩天畀之壽於太孺人遂兼得之求諸

一鄉豈多見哉是宜賀矣或曰七十之老世豈無之而三載考績恩命之頒又恒典也予曰不然箕疇之所陳詩雅之所著正謂其有安和淑善之德而後可當盛大之福享耄耋之年爾苟非其人則君子以為倖致雖壽與恩何取焉若太孺人之德美矣被龍章奎畫之褒膺翟冠霞帔之服清健康裕歸然于堂則傳所稱歸極必嚮之五福而黃流不注于瓦缶者非是之謂歟矧中書君名位益進太孺人恩壽與俱將由今封以漸躋于高

品由七十以馴至于上壽使里閈之觀者歆慕聞者興起福禄榮名與陸氏相高殆不徒光遠有耀而已然則鄉人之慶固昉于此乎予不佞於憲副公叔姪相還往而中書又予所器重者故特序其事以為稱觴者之先驅焉

潞州志序

彭城馬君知潞州之明年求州之圖籍閲之得兩寫本一成于永樂一續于成化大抵詳于近畧于遠也文俚

而不雅事襍而無敘君竊病之乃致科貢士五人與學
正桐城劉崧俾旁蒐博采于諸史別集中涉潞事者悉
檢録之手自删訂為若干卷其繙閲之勞彙次之審益
窮日夜之力而後成也馬君以予素相善亟具副走書
京師請序之而梓行焉夫圖籍之有資于世也尚矣周
禮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訓掌之以詔地求誦訓掌之以
詔觀事而知地俗當其時為人上者多明習天下事而
德業之隆有以也訓史職廢莫之可徵然方域之圖食

貨之書人物之記在後世不可少者固周之遺法乎潞據太行履蒲津號天下之脊物産不乏而秬黍之生足以名大龢定古樂前代嘗以署軍府矣我朝置州領縣六建宗藩大國一次國十數蓋山西巨郡也豫讓之忠鮑永之孝任敖李抱真王彦之勲烈炳然在人至以耆德位丞疑佐興運若杜斆先生尤他州所未有也夫如是而無圖籍紀之使文獻滅裂名郡等于僻陋繄誰之責鄭馬君志成而潞之為郡益顯蓋其詞覈其事核官

于斯者可持循以為政生于斯者可尚友以為學也然不但此而已鄰封異縣得而讀之心馬君之心各為其方之圖籍以傳將見廟堂之上一史二訓之職以賛吾君於凡地利豐耗民風美惡人材盛衰皆可按其原委華因之所在謹禮恤民節財養士德業之隆比于成周豈非聖王求治之一助哉馬君可謂知所先務矣君名瞰字廷震以鄉貢士家食時嘗編徐州志若干卷筮仕知蒲州改守潞所至以公勤敉愛聞五人者李璽李壕

牛良李堂舉于鄉王卿貢于監皆潞産也

篁墩文集卷三十二